

## 印度崩溃导致尼泊尔、泰国新冠肺炎肆虐

##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深陷疫情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失控，隔壁的尼泊尔也难逃一劫。最近，尼泊尔不仅国内疫情告急，就连珠峰大本营也出现了至少17名登山者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据大本营的登山者和医生透露，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症状。尼泊尔珠峰大本营首位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的登山者厄兰德·内斯表示，在开始登山后身体就出现了乏力的情况，起初以为只是高原反应，根本没想到是感染了新冠。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张立



泰国女排重组球队，将参加2021年女排国家联赛

26人感染新冠肺炎  
泰国女排在劫难逃

印度疫情持续蔓延，作为临近国家，泰国近来几周也受到了巨大的波及，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飞速增长的情况。最近，泰国女排有26名成员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被送往医院。所幸，感染者都没有出现症状。

泰国女排团队从4月20日起就一直在泰国中部的佛统府青年体育中心进行训练。她们原计划在5月20日出发，前往意大利参加5月25日至6月19日举行的世界排球国家联赛。5月10日，泰国女排国家队的四名队医确诊新冠肺炎，他们曾和女排运动员有密切接触。随后，所有女排队员和工作人员都进行了检测。结果，37人中又有22人检测结果为阳性。由于每队需要派出25人出战世锦赛，泰国女排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如此一来，泰国排球协会不得不决定退出比赛，并通知了国际排球联合会。

此次新冠肺炎感染对于泰国女排而言是受到了重创。由于确定无缘东京奥运会，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排球联赛对她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练兵机会。泰国女排原计划在比赛中锻炼新人，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培养后备力量，实现闯入奥运的梦想。泰国排协在年初就对球队进行了大换血，维拉万、努特萨拉、普拉姆吉特等功勋都落选国家队名单，取而代之的是阿耶查拉蓬、查楚昂和波蓬等中生代球员。

根据赛程，泰国女排原本的首战对手为日本女排，此后依次迎战韩国、中国、荷兰等国。此番缺席世锦赛不仅让她们失去了宝贵的锻炼年轻球员的机会，还因为今年世锦赛没有升降级机制，再加上泰国女排并非核心会员国，所以极有可能连续两年无缘世锦赛。

目前，国际排联并没有公布候补球队的名单。到底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还是调整赛程重新制定新赛制，都需要国际排联来拍板。若就中国男排退出世锦赛由荷兰男排顶替来看，国际排联很可能会选择捷克女排顶替泰国女排的席位。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从原本的分站赛制变成了集中赛会制，我们也失去了在家门口一展身手的机会（此前多站分站赛和总决赛都安排在中国举行）。但即便如此，这样宝贵的实战机会也不容错过。郎平表示，今年接下来的几次国际大赛球队都会参加，为之后的奥运做最后的练兵。“也算是我们的第三期、第四期集训吧。”

尼泊尔珠峰大本营首位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的登山者以为是高原反应——  
双阴才能获得许可证 在尼泊尔境内被感染

厄兰德·内斯为攀登珠峰准备了近三年时间，他在出发前研究了尼泊尔和加德满都的新冠肺炎感染情况，觉得当地感染率非常低，而且所有游客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申请尼泊尔旅游局的登山许可证，所以便放心按原计划出行。

3月31日，厄兰德从挪威特隆赫姆出发，并在出发前进行了新冠肺炎检测。到达尼泊尔后，他又进行了一次检测，两次结果都是阴性。同时，他的整

个团队检测也都呈阴性，随后便开始了前往尼泊尔珠峰大本营的行程。

4月10日，厄兰德在从丁伯崎去罗布崎峰的途中感到虚弱无力。“我当时血氧饱和度也非常低，只有70左右，第二天我们从罗布崎峰前往高乐雪（城镇），那里是我们前往尼泊尔珠峰大本营前最后过夜的地方，我们还爬了卡拉帕塔峰，在攀登那座山时，我的血氧饱和度是72，那座山有5560米高。”

事实上，厄兰德当时并没有想到

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产生了高原反应。“我感到不舒服，身体很虚弱无力，但是我并未感到头疼，身体其他部位也没有痛感，另外我出现了腹泻的症状。”领队每天都问他：你头疼吗？他每天都回答相同的答案：头不痛。如此一来，领队就有些迷惑了，因为如果是高原反应的话，最初的症状是头痛。由此，厄兰德进行了再一次新冠肺炎检测并最终确诊。

厄兰德·内斯认为，其感染时间线

应该是在尼泊尔境内。“我觉得我是在尼泊尔的南崎巴扎或者法克定被感染的。保持社交距离，消毒双手（很重要），团队成员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在登山期间）戴口罩可能不太可行，因为这样的话就很难呼吸了。所有的这些防疫信息在加德满都机场都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有，我们尝试做到这些防疫措施。但是有些地方，比如我们到达加德满都机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因此就很难保持社交距离。”

## 尼泊尔登山休止一年损失巨大

每年都有数百位登山爱好者到尼泊尔攀登珠峰，为当地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给大约20万名本地登山向导、搬运工等人带来工作机会。

据尼泊尔登山协会统计，在尼泊尔有多达100万人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旅游业的收入，而其中高达80%的人依赖的是登山及山区旅游业。2019年，仅攀登珠峰一项就对尼泊尔经济贡献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0亿元。

为了防控疫情，尼泊尔去年3月出台禁止春季攀登珠峰。到了去年7月底，尼泊尔宣布在秋季开放登山。然而由于国际旅行限制以及西方新冠肺炎肆虐，去到尼泊尔登山的人寥寥无几。整个国家经济因此受到重创，许多人因此失业，损失了自己一年中大部分收入，不得不依靠存款过活，或者暂时从事农业劳作谋生。

尼泊尔政府每签发一张攀登珠峰的许可证能获得约1万美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一般一趟行程下来，每名登山者在当地的花费大约在6万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39万元）。

今年，尼泊尔再次开放登山许可证。外国登山者可以入境，但是需要在入境后隔离7天，同时需要入境前和隔离后的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报告。

## “大堵车”曾导致伤亡惨重

2019年，尼泊尔在春季登山季发放了史上最多的381张珠峰登山许可证，导致人满为患，许多登山者不得不在海拔8000米左右的地方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最终，当年尼泊尔的珠峰攀登导致至少11人死亡。当时，有登山者拍下了珠峰攀登路上“摩肩接踵”的照片，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关注。

当年8月，尼泊尔政府中就有人提议，今后只有攀登过尼泊尔境内海拔6500米以上山峰的有经验登山者才能攀登珠峰；还有人提出，建议报名攀登珠峰的费用提升到每人至少3.5万美元。时过境迁，对于遭遇疫情意外打击的尼泊尔登山产业来说，限制来客人数已被完全抛诸脑后，招揽更多登

山客才是重中之重。

由于2019年“大堵车”照片的社会影响恶劣，今年，尼泊尔政府出台了限制登山者拍照的新规，被一些业内人士批评为“掩耳盗铃”。向导维尔诺瓦吉表示，这一新规并不具备可操作性，“由于攀登人数多，经常会在拍照时照片中出现其他人，向所有进入照片的人征询拍照许可并不现实。”

与此同时，尼泊尔官方也很难去监控登山者是否违规，毕竟他们不可能在攀登现场。曾四次在尼泊尔一侧珠峰登顶的登山者埃尔内特认为，就连“要求登山者必须带走所有垃圾”这样出台了许久的规定时至今日也很难得到监控和强制执行，更别说限制登山者拿出手机拍照了。

